

《纽约时报》最畅销文化解密小说

鲍尔达奇“悬疑热”持续升温

畅销作家蔡骏倾力作序推荐

*David Ballhari*

[美] 戴维·鲍尔达奇 著

周鹰 译

THE COLLECTORS

# 收藏家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纽约时报》最畅销文化解密小说

鲍尔达奇“悬疑热”持续升温

畅销作家蔡骏倾力作序推荐

*David Ballucci*

[美] 戴维·鲍尔达奇 著

周 鹰 译

THE COLLECTORS

# 收藏家

1987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The Collectors

by David Baldacci

Original Copyright © 2002 by Columbus Ros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us Rose, Lt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 (Sichuan Yilan Transmission Co., Ltd.) 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7)第1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藏家/[美]鲍尔达奇著;周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 The Collectors

ISBN 978-7-5366-9223-7

I. 收… II. ①鲍…②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2951号

## 收藏家

SHOUCANGJIA

[美]鲍尔达奇 著 周 鹰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广东宏图华章

责任编辑: 温远才 朱远洋

责任校对: 代媛媛

装帧设计: 一瓢设计·邱特聪

技术支持: 一览文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 400016 <http://www.cqph.com>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90千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戴维·鲍尔达奇

*David Baldacci*

1960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和商务律师，他在华盛顿法律界工作了九年，丰富的司法经验为他从事推理、犯罪小说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戴维·鲍尔达奇已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圣诞快车》《绝对权力》《死神操盘手》《死亡时刻表》《死亡计时游戏》《彩票中奖者》《简单真相》《拯救费斯》《祝你好运》《终极悍将》《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骆驼俱乐部》等，并完成了七部原创电影剧本。他的书被翻译成37种语言，发行遍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有作品都成为国际畅销书。目前，全世界鲍尔达奇小说的销售量已超过六千万册。

# 关于戴维·鲍尔达奇

——代序

综观两百年来的美国文学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部通俗文学史。近数十年来，在美国通俗文学中独领风骚的，当属推理犯罪小说，涌现了诸如斯蒂芬·金、托马斯·哈里斯、希德尼·谢尔顿、哈兰·科本等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最近十年来风头正劲的后起之秀，便是戴维·鲍尔达奇（David Baldacci）。

1960年，鲍尔达奇出生于美国南方的弗吉尼亚州。说到美国的南方文学，虽有福克纳这样的一代大家，也有过《飘》这样永恒的经典，但与北方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弱势。诚然，推理犯罪小说的社会基础在于发达的工业文明和城市社会，比如出生于美国最东北端缅因州的斯蒂芬·金。而来自“老南方”弗吉尼亚的鲍尔达奇，既浸淫了美国南方文学的贵族风范，也深受当代推理犯罪小说的影响。而鲍尔达奇的职业经历，也为他从事推理犯罪小说写作奠定了基础。他曾是一名辩护律师和商务律师，在华盛顿法律界工作过九年，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

1996年，鲍尔达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权力》，该书随即成为了全美畅销书，并获得当年由南方作家协会评选的最佳悬疑、惊悚小说金质奖章；次年，又获得英国W. H. Smith小说类优秀读物大奖，并获得意大利文学奖提名。《绝对权力》还被城堡岩娱乐公司拍成电影，由著名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吉恩·哈克曼联袂主演。

此后，戴维·鲍尔达奇几乎以每年一本新书的速度，迅速成为美国畅销小说界的新星。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彩票中奖者》《简单真相》《拯救费斯》《祝你好运》《终极悍将》《圣诞快车》《死亡时刻表》《死神计时游戏》《骆驼俱乐部》《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等，此外，他还完成了七部原创电影剧本。鲍尔达奇的作品遍及世界众多杂志、报纸、期刊和出版物。他的书被翻译成37种语言，发行多达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所有作品都成为了国际畅销书，全球销售量已超过六千万册。

美国式推理犯罪小说虽然兴盛，但很多作家一夜成名之后，往往会陷入“模式化写作”的怪圈，如流水线作业般产出作品，这已成为了一个通病。但鲍尔达奇的写作却在朝多元化发展，每一部作品都力求有新的突破。比如，久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的《终极悍将》，讲述了韦伯·伦敦——FBI人质解救小组的精英，不顾一切揭露秘密恐怖活动的故事。《死亡时刻表》则让读者见识了保护美国领导人的中情局工作内幕，退役探员西恩·金和迈克尔·麦克斯韦联手揭开了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灾难背后的真相。这两部作品以及最新的《骆驼俱乐部》，均可归入政治惊险小说之列。

《圣诞快车》则讲述了一群假日探险背包客，如何在神秘季节里获得第二个机会来实现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梦想的故事，这部作品已成为了“假日小说”的经典。《彩票中奖者》讲述了“一个女主角用自己的心灵做赌注的离奇故事”。《简单真相》则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情节依据的小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将其列为1999年度他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祝你好运》与鲍尔达奇的家庭背景联系紧密，鲍尔达奇的母亲小时候在“高岩”生活了17年，得到许多终生受用的经验。为了积累背景素材，鲍尔达奇和母亲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本书也被选为全美读书运动——“美国人都读书”的启蒙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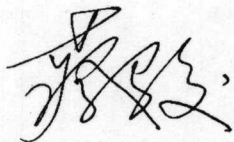
2004年，最典型的“鲍尔达奇式”犯罪推理小说《死神计时游戏》问世，作者又给了《死亡时刻表》中的西恩·金和迈克尔·麦克斯韦新的任务：他们必须努力证明一起入室盗窃案的嫌疑犯是无辜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系列震动弗吉尼亚莱特斯堡安静山区的谋杀案中。

而在2005年出版的《骆驼俱乐部》一书中，鲍尔达奇超越了传统小说的界限，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可能迅速成为现实的令人恐惧的世界，少数有机会阻止最终大战的人们必须为此不懈地战斗下去。鲍尔达奇还为小读者们写过一本书——《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这足以显示他的多才多艺。

上个世纪以来，纯文学与通俗小说的争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从来没有中断过。通俗小说家大多尊重纯文学乃至梦想跻身于纯文学殿堂，而纯文学作家则大多对通俗小说嗤之以鼻。但谁都无法否认，人类文学的起源便是来自民间娱乐的歌谣。而小说更是来自于故事，无论是中国的唐宋传奇或是宋元话本，还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都可归入通俗小说的范畴。所以，通俗小说才是“小

说”的正源和干流，而纯文学则是一条具有更高精神追求的支流，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尽管如斯蒂芬·金这样的惊悚小说大师毕生都在追求获得纯文学界的认可，但戴维·鲍尔达奇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并无真正的界限。通俗小说可以自足地立于世界——好看并不是罪过，精彩也不是卑贱，因为平庸的世界需要鲍尔达奇们永不枯竭的想象力，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具备多种能力，才能长久地立足于世界文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David Ballach'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2007年4月于上海

## 1

罗杰·西格雷夫斯从美国国会大厦走了出来。他刚刚见了一个有趣的人，让人吃惊的是，这次会面居然和政治无关。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郊外自己家那个朴素的起居室里，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必须杀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过，西格雷夫斯并不觉得这件事让人胆寒，反而觉得充满挑战。

第二天早上，西格雷夫斯开车前往自己位于北弗吉尼亚的办公室上班。他的办公桌摆在一个又小又乱的小隔间里，小隔间看上去和走道两头的其他小隔间几乎一模一样。他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脑子里却在考虑着自己将要去完成的任务中的关键问题。西格雷夫斯最终决定还是由自己亲自出马，他不愿意相信任何第三方。他以前杀过人，实际上他杀过很多人。唯一的区别是，他现在不是为政府去杀人。这次完全是为了自己。

接下来的两天中，在高效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他挤出时间为即将到来的行动仔细地做了各种准备。在他去完成使命的每次行动中，必须贯穿下列三个要求：第一，简练；第二，为每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做好准备；第三，无论计划出现多大的错误，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绝不惊慌。如果有第四条要求，一定会是这条——大多数人在遇到真正至关重要的事情，比如生死攸关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傻瓜，要充分利用这个事实。幸好，他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那样的错误。

罗杰·西格雷夫斯四十二岁，单身，没有孩子，有妻子和孩子一定会让他那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变得复杂起来。在为联邦政府服务的职业生涯中，他用过很多个假身份，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幸好，在电脑时代，改变身份已经成了简单得让人吃惊的事情。只需在电脑键盘上敲几下，印度某地的一个服务器就会嗡嗡地响起来，奇妙的激光打印机会给你打印出一个全新的身份，而且还附有所有你个人的正式资料，以及可资利用的信用。

实际上，西格雷夫斯可以从某一个互联网网站上买到他需要的所有东西，只不过需要一个受到严密保护的密码而已，那里就像梅西的罪犯百货公司。那



# C O L L E C T O R S

些前去购物的重罪客户把那里称为“恶趣”(EvilBay, 使人联想起著名的易趣eBay——译者注)。在那里, 你什么都能买到, 从第一流的身份包, 到偷来的信用卡号码, 到为职业杀手提供的全套服务。如果你想自己亲自去完成谋杀任务, 你还可以买到已经经过灭菌处理的武器。西格雷夫斯通常从一个熟悉的商人那里买自己所需的东西, 这个商人的顾客满意率为百分之九十九。即使是杀手, 也喜欢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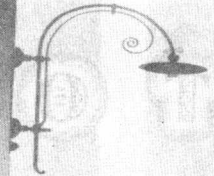
罗杰·西格雷夫斯的个子很高, 体格健美, 相貌英俊, 留着一头浓密的金色波浪发。从表面上看, 他好像生活得无忧无虑, 脸上总是挂着极富感染力的笑容。事实上, 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个女人, 以及一些不无嫉妒的男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他一眼。他也常常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如果你必须去杀人或者骗人, 你一定会让自己手里的工具尽可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他的上司也教过他要这样做。虽然他现在仍然在为美国工作, 但他也为自己效劳。在为红白蓝三色星条旗冒了许多年风险之后, 他认为自己的“正式”养老金计划根本不可能让他过上那种他认为自己应该过上的好生活。而且, 对他来说, 三色星条旗大多数时候都只有“红色”(红色象征勇气——译者注)。

那次让他茅塞顿开的国会大厦之行已经是三天前的事了。今天下午, 西格雷夫斯巧妙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又多穿了几层衣服在身上。天黑下来时, 他把自己的旅行车开进华盛顿特区西北部的豪华区。这里的大使馆和私人官邸都有多疑的保卫人员, 他们随时在自己的地盘上巡逻。

他把车停在一栋楼房后面, 街对面是座富丽堂皇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砖房, 里面有个入会限制非常严格的俱乐部, 专门接待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在华盛顿, 这样的人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城市都多。这些人喜欢聚在一起, 心满意足地吃吃美食, 喝喝红酒, 谈谈选票、政策和特权问题。

西格雷夫斯身穿蓝色连身衣, 背上印有“服务”字样。他用配好的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那把锁。这是栋空楼房, 正在等着主人对其进行豪华翻新。他手里提着工具箱, 三步并作两步爬到顶楼, 进了一个面朝大街的房间。他打开手电筒, 把这个空荡荡的地方检查了一遍, 除了一扇窗户之外, 什么也没有。上次到这里来时, 他特意没把窗户锁上, 而且还在窗户的开关上涂了很多油。

他打开工具箱, 很快就把狙击步枪组装好了。接下来, 他把消音器安在枪



口上，只上了一颗子弹——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他算白干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他把窗户往上拉高了两英寸，和那个消音器的高低刚好一致。他又看了看手表，然后居高临下地向街道两头望去，根本不担心会被人发现，因为他所在的这栋楼房完全处于黑暗之中。他的步枪也不会反光，因为表面涂有高科技材料Camoflex，也就是说，枪的颜色可以随着背景的改变而改变。

瞧，人类从那种低级飞蛾身上都学到了些什么。

当那辆小车和护卫车在俱乐部前面停稳时，他把准星瞄准了一个从那辆车里出来的一个人的脑袋，但没有开枪。时间还没到。这个俱乐部成员走了进去，身后跟着护卫队员，那些队员浆得笔挺的衣领里面的耳麦和粗壮的脖子特别引人注目。他目送着那辆小车和护卫车开走了。

西格雷夫斯又看看手表：还有两个小时。他继续扫视着下面的街道，满脸严肃的女人们从一辆辆加长房车和出租车上下来，但她们都没戴那些艳俗的硕大珠宝，而是穿着漂亮的职业套装，配上格调高雅的人造珠宝。她们昂首款步，头上似乎都架着高高的社交和政治活动天线。她们身边那些同样一脸严肃的男人们都穿着细条纹衬衫，系着色调柔和的领带，但他们的装束好像都不够品位。

相信我，这样的地方没有什么高品位的绅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漫长的120分钟里，他的目光没有一次离开过那个俱乐部正面。透过那些宽大的窗口，他可以看到里面那些人手里端着酒水，不停地走来走去，低声说着话，说话的腔调和表情就像阴谋家一般。

好了，做正事的时候到了。

他又飞快地往街道两头扫视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往他这边看。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发现过在这样的时候会有人往他这边看。西格雷夫斯耐心地等待着，直到目标最后一次走进他的瞄准器。然后，他那戴着手套的手指扣动了扳机。他不是特别喜欢向窗户里面的人开枪，虽然这并不影响他所用的子弹的飞行速度。

“嚓！”紧随其后的是玻璃发出的清脆响声，以及矮胖的人倒在磨得透亮的橡木地板上时发出的沉闷响声。子弹的冲击力根本没有让令人尊敬的罗伯特·布拉德利感觉到任何痛苦。他的大脑还没来得及让他的嘴巴开始叫喊，子弹已经把他打死了。实际上，这种死法也不错。

西格雷夫斯镇静地放下步枪，脱掉连身衣，露出里面穿的警服，又戴上一顶随身带来的警官帽，顺着楼梯往后门跑。跑出楼房之后，他听到了街对面传来的尖叫声。从开枪到现在，刚刚过去了19秒钟。他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他一直在脑子里数秒。现在，他飞快地顺着大街往前走，脑子里继续数着时间。接下来，他听到了强有力的汽车引擎声，就像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编排的节目似的。此刻，他开始大步奔跑起来，一面跑一面掏枪。他只有5秒钟时间到达那里。他转过街角时，那辆轿车刚好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差点把他撞翻。他在最后一刻才一跃跳到路边，接着就地一滚，在路中间站了起来。

街那边的人正指着那辆车，冲他喊着什么。他转过身去，双手握着枪，立即向轿车开枪。他枪里的空包弹发出的声音还真好听，和真的一样。他一连开了五枪。然后，他顺着沥青混凝土路疾步向前跑了半个街区，钻进停在那里的一辆一直没人注意的越野警车。警车向那辆正在飞快消失的轿车追去，警灯闪烁，警笛长鸣。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被“追”的轿车先向左拐，然后又向右拐，开进一条小巷子，然后在路中间停了下来。司机从车里跳出来，跑向停在前面的那辆绿色大众甲壳虫车，把车开走了。

刚一开到俱乐部的人看不到的地方，那辆警车的警灯就不闪了，警笛也不响了，也没再去追前面的车，而是向反方向开走了。当西格雷夫斯从后座上起来，并把警服脱掉时，他旁边的那个人甚至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警服里面穿的是一套紧身运动服，黑色运动鞋早就穿在脚上了。车底板上躺着一只六个月大的黑色小羊羔，口鼻上罩着口罩。到了一条小街上之后，汽车速度慢了下来，并在下一个转角处向左一拐，在一个停车场边停了下来。已经这么晚了，停车场里一个人也没有。后车门打开了，西格雷夫斯跳了出来，汽车疾驰而去。

西格雷夫斯紧紧拉着皮带，和“宠物”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夜间”慢跑。当他们在下一个转角处往右拐时，四辆警车从身边飞驰而过，车上甚至没有一个人向他这边看一眼。

一分钟之后，在市里的另一个地方，一个火球冲上天空。是那个死的人租用的房子，幸好房子里没有人。刚开始时，大家都以为是煤气泄漏造成的爆炸。但是，联想到罗伯特·布拉德利被谋杀一事，联邦机构才想到去寻求别的解释，

不过，这可没那么容易。

跑了三个街区之后，西格雷夫斯把宠物扔了，爬上一辆等在路边的车，不出半小时就回到家了。现在，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另找一个众议院议长来代替刚刚死去的罗伯特·鲍勃·布拉德利。西格雷夫斯第二天一早就在早报上看到了关于布拉德利死讯的报道。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他心里暗想，找一个新的议长应该不难。毕竟，这个城市里挤满了该死的政客。该死的政客？这倒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描述。他把车停在安全门前，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那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和他很熟，一挥手就让他进去了。

他大步走进那栋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郡的楼房大门，又通过了另一些安全检查，然后才向他那个长10英尺宽8英尺、乱七八糟的办公室走去。他目前是一个中级官员，主要工作是在自己部门和国会山上那些无能而且愚蠢的人之间充当联络员，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被选到那里去工作的。这份工作没有他原来的工作费力，这表明是对他以前的功劳的犒赏。现在和几十年前一样，一旦自己的“特别”员工到了一定年龄，反应稍微慢一点了，中情局就会让他们回到局里来。

西格雷夫斯翻看着一些乏味的文件资料，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怀念那些杀人的日子。他猜想，就算是一生中曾经杀过一次人的人，也永远不可能战胜那种杀戮的欲望。至少，他昨天晚上又找回了一点过去的荣耀。

那个问题算是已经解决了，但另一个问题可能很快又会出现。不过，罗杰·西格雷夫斯是个有创造力的故障解决者。他的本性就如此。

## 2

大团大团的黑烟正从一个古老的厂里冒出来，堆积在本来就笼罩着雨云的阴沉沉的天空里。这些黑烟里可能混合着很多致癌物，会危害到一代甚至两代无辜的后人。由于中国那些污染严重得多的城市低廉的薪资，这个工业城镇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在这个城镇的一条小巷子里，有一伙人正聚集在一个人周围。这里不是犯罪现场，没有死尸，也不是一条排练莎士比亚戏剧的街道，

更不是高嗓门的传教士传播耶稣教义的地方。在这种行当内，这个人被叫做“主要发牌人”。此刻，他正在竭尽全力鼓动人们玩一种叫三牌猜一牌的游戏（俗称“飞牌”赌，持牌者先将三张牌给众人看，然后将牌翻转，打乱其位置，放在桌上，让赌者猜其中一张牌的位置——译者注），想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协助发牌者的“托儿”有很多。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赌赢一次，这样一来，那些上当受骗的笨蛋们才会满怀希望地等待自己碰上好运。而那个“墙人”或者叫守望员的都快打瞌睡了。至少，从他的身体语言和无精打采的眼神里，那个在街边看着他们的女人推断出了这一点。她不认识这伙骗子中的那个“肌肉”，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强壮，只不过比较胖，动作迟缓。两个“诱人进入赌场者”则很年轻，精力充沛，他们的工作是源源不断地把无辜的路人骗去玩那个他们永远不会赢的纸牌游戏。

她走近一点，密切观察着。随着游戏的输赢，热情高涨的人群一会儿鼓掌欢呼，一会儿唉声叹气。她刚开始从事这行时也是一个“托儿”，和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发牌者之一合作。实际上，这种特别的骗术可以在任何城市上演。一小时之后就可以溜之大吉，口袋里至少可以赢上两千美元，而那些受骗上当的笨蛋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成了骗术的牺牲品，他们只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这个发牌人很不错，当然，因为他和她的师傅是同一个人。她用那双见多识广的眼睛能看出来，他用的是“双重提牌”技巧，也就是在发牌的关键时刻用另一张牌换掉王后，这是这个游戏的关键之处。

像所有的骗局一样，这种三张牌的赌博游戏也很简单：在发牌人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洗好牌之后，把桌上三张牌中的王后选出来。但是，如果在公布正确的结果之前，王后根本没在桌子上，就露馅了。所以，在王后的“正确”位置被展示给围观者看之后一秒钟，发牌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了王后，而且还向围观者们展示，好像王后一直都在那里似的。自从纸牌游戏盛行起来之后，这个简单的“小骗术”曾经把无数侯爵和水兵口袋里的钱骗出来过。

那个女人溜到一个垃圾箱后面，和人群中的一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戴上一副宽大的彩色眼镜。片刻之后，那个“墙人”的注意力就完全被一个下赌注的漂亮女人吸引过去了。这个娇小玲珑的女人身穿迷你裙，就站在“墙人”面前，正弯下腰去捡一些掉在地上的零钱，她腰上那条红色的迷你裙根本起不

了遮羞的作用，结实的屁股几乎完全暴露在“墙人”眼前。“墙人”无疑以为自己运气来了。但是，和三张牌的赌博游戏一样，其实根本没什么运气可言。那个女人早向“迷你裙”付过钱了，告诉“迷你裙”以戴眼镜为信号，她一戴上眼镜，“迷你裙”就开始上演那场“掉钱捡钱”的戏。这个简单的分散注意力的技巧对男人特有效，屡试不爽。

那个女人只急速向前迈了四大步，就走到了人群中间。她昂首阔步，精神抖擞。人群立即分开了。目瞪口呆的“墙人”无能为力地看着。

“好啦，”她举起自己的证件，大声说道，“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她用一根长长的手指指着发牌者，厉声说道。发牌者是个中年人，个子不高，短胖体形，留着一撇黑色小胡须，绿色的眼睛很亮，那双手恐怕是这个国家里最敏捷的一双手。他从球帽下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她，同时慢吞吞地把手往衣袋里伸，把钱包往外拿。

“好啦，伙计们，游戏结束了。”她说，同时撩开外套，让他们看到她腰带上的银色警徽。围在那里的许多人都开始往后退去。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三十多岁，个子很高，肩膀很宽，臀部瘦小，留着一头长长的红头发。她身穿黑色牛仔褲，绿色套领毛线衫，外面套着一件高腰皮夹克。她说话的时候，脖子上有一块长条形的肌肉不停地伸缩着。她右眼下方有一个暗红色的鱼钩状小伤疤，但被太阳镜遮住了。“我说过了，游戏结束了。收拾起自己的钱，滚蛋。”她用一种抑扬顿挫的低八度声音说。

她已经注意到，自己刚开始说话，桌子上的赌金就已经消失了。她很清楚赌金到哪里去了。这个发牌人的确不错，可以立即对突发情况作出反应，而且可以完全控制唯一至关重要的东西——钱。人群散开了，根本没人费心去追问他们的钱到哪里去了。

“肌肉”犹豫了一下，然后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身边迈了一步，但是，她把眼一瞪，他立即吓得动也不动了。

“想都别想动，联邦监狱就喜欢你这样的胖子呢，”她挑逗地上下打量着他，说，“他们就有更多的肉可以揍了。”“肌肉”的嘴唇开始颤抖起来，急忙往后退，巴不得钻到墙里去。

她大步走到他面前：“嘿嘿，大块头，我说让他们走开的时候，也包括你在

内。”

“肌肉”紧张地看着另外那个人。发牌人说：“走吧，我回头再去找你。”

“肌肉”逃走之后，她查看了发牌人的身份证，嘲讽地把身份证还给他。然后，她让他靠墙站着，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一遍。她还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牌，把牌翻过来，以便让他看到黑桃王后。“看来我赢了。”

发牌人无所谓地看着那张牌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警方开始管这些无伤大雅的碰运气游戏了？”

她把牌放回桌子上：“幸好那些受骗上当的人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运气’究竟有多好。也许，我应该去让那几个大个子开开窍，那他们恐怕就会回来把你打个屁滚尿流了。”

他低头看着那张黑桃王后：“如你所说，你赢了。为什么不说你想要多少钱呢？”他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

作为答复，她拿出自己的证件，又把腰带上的警徽取下来，并把两个东西都扔在桌子上。他低头看着那些东西。

“看看吧，”她随意地说，“我没什么秘密可言。”

他把那些东西拿起来。那些“证件”根本不能证明她是执法人员。塑料护罩后面别着一张Costco仓储式俱乐部的会员卡。那个警徽是锡做的，上面刻的是一种德国啤酒的商标。

当她把太阳镜摘下来时，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立即认出了她是谁。“安娜贝尔？”

安娜贝尔·康罗伊说：“利奥，你怎么会在这个破城市里和一帮注定会失败的人一起玩起三张牌游戏来了？”

利奥·里克特耸耸肩，但脸上的笑容并不舒心。“日子不好过啊。这几个人还可以，虽然不太熟悉，但都在学。三张牌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对吗？”他挥挥手里那叠钞票，又把它们揣回屁股兜里去了。“冒充警察有点危险。”他温柔地责备道。

“我从未说过我是警察，那些人都是胡猜的。利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做这行。因为，如果你的胆子足够大，人们就会想当然。说到这里，你不是也想贿赂警察吗？”

“以我自己微不足道的经验来看，这招往往很管用。”利奥说着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盒烟，并递给她一支。她没接。

“你做这个能挣多少钱？”她平淡地问。

利奥怀疑地看了她一眼，点燃自己的云丝顿牌香烟，狠狠抽了一口，从鼻孔里冒出烟来，那支烟俨然是他们头顶上方那些冒出恶臭烟云的烟囱的缩影。“蛋糕已经分得不能再小了。我还有雇员需要操心。”

“雇员！别告诉我说你现在也给别人发薪水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补充说：“利奥，我很清楚三张牌是怎么回事。说吧，能挣多少？我问这个是有原因的，而且是个很不错的原因。”她双臂抱在胸前，靠在墙上等着。

他耸耸肩：“我们每一轮通常去五个地方，一天大约六个小时。如果运气好，三四个小时就收工。这里很多人都是工会成员，他们总是喜欢赌钱。但我们很快就走了。又一个失业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太熟悉我们的脸。我没必要向你隐瞒。我得纯利的百分之六十，但现在各种费用很高。我大约存了3万元，盼望能在冬天到来之前让这个数字翻一番。这样一来，就可以维持一阵子生活了。”

“但我知道你的能耐，不应该只挣这么多。”安娜贝尔·康罗伊捡起自己的啤酒“警徽”和Costco仓储式俱乐部会员卡，“有兴趣赚大钱吗？”

“你上次叫我赚大钱时，我差点被打死。”

“人家之所以要杀我们，是因为你贪得无厌。”

两个人脸上的笑容这会儿都不见了。

“什么生意？”利奥问。

“等我们完成两次小的生意之后，我再告诉你。我需要为大的做些准备。”

“大骗局！现在还有谁会做那样的事？”

她昂起头，居高临下地盯着他。穿上高跟鞋时，她身高5英尺11英寸。“我会做。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收过手。”

他看着她的红头发说：“上次看到你时，你的头发不是深褐色吗？”

“我需要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他咧嘴一笑：“还是原来那个安娜贝尔。”

她的目光稍微严厉了一点。“不，不是原来那个了。比原来那个更好。你加



# COLLECTORS

不加入呢？”

“危险级别是多少？”

“高级，但回报也高。”

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汽车警报声响了起来。但他们俩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连他们这种级别的骗子都失去了镇静，那不是已经成了刑事犯就是已经被判了死刑。

最后，利奥终于眨了眨眼，说：“好吧，我加入。现在做什么？”

“现在，我们先物色两个人。”

“要组成一个全明星阵容？”他眼里充满了期待。

“只有最棒的人才配参加大骗局。”她又拿起那张黑桃王后，“今晚的饭钱由你付，因为我从你的‘魔术’牌中抽出了王后。”

“附近恐怕没多少值得去吃饭的餐馆。”

“不在这里吃。我们三小时后飞洛杉矶。”

“三小时后飞洛杉矶！我的东西都还没收拾。而且我也没机票。”

“机票在你的外衣口袋里。搜你的身时，我已经把票放在那里了。”她瞥了一眼他那个松弛的上腹部，扬起一道眉毛说，“利奥，你长胖了。”

她说完就转身大步走开了。利奥翻翻口袋，找到了那张飞机票，急忙抓起纸牌，跟在她后面跑了。牌桌也不要了。

三张牌游戏暂时告一段落，大骗局正在召唤着他。

## 3

那天晚上，在洛杉矶吃晚饭时，安娜贝尔把自己的部分计划告诉了利奥，包括那两个她准备去找来入伙的人的情况。

“听上去不错，但是，大骗局是怎么回事？你还没说这个。”

“一步一步来。”她用手指抚弄着酒杯回答说。她的目光在豪华的餐厅里扫了一圈，自动搜寻着那些潜在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她轻吸一口气，找到了一个白痴。她轻轻把染成红色的头发从脸上拂开，和